

郭风及其夫人二三事

朱谷忠

【闽都新谭】



长者郭风, 逝世有年。至今, 在卧室书橱里见到他的著作, 总会在脑海闪过他的音容笑貌。

郭风原名郭嘉桂, 回族, 福建莆田人, 全国著名的散文家和儿童文学作家。我有幸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十几年。郭老留给我印象最深的, 除了著作, 还有他为人之厚道、亲切, 特别是他与他夫人之间亲密不渝的关系。

虽说, 他和夫人的婚姻是当时难以摆脱的封建宗法观念束缚下的产物, 但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 从而使他们奇迹般地在屈从之后建立的家庭中, 产生了相互了解、相互体贴、充满人性的爱情, 并相敬相爱生活了40多年。

与郭风共事过的人都知道, 他特别喜欢走向自然, 走向山水。年轻时如此, 年老时更甚, 每次外出时, 他都像换了个人似的, 一改平日的恬淡、平静, 显得兴趣盎然, 神采奕奕。听他儿子说过, 即使在家, 搁下笔后, 他也总是喜欢在惬意靠椅上, 招呼夫人过来, 与他凭窗眺望苍苍和远

山, 观赏雾雨, 观赏花草, 谈论不停。令人敬慕的是, 他往往能不同的环境中, 以超然的慧眼窥见大自然的美。他曾对人说过: “从来不曾重复的, 便是自然。”他还觉得, 谈论自然将是毕生的事。难怪许多人都在他晚年的散文中, 读出他对内心世界的剖析和审视, 读出几分难以效仿的禅境。

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 从当时的龙岩三线建设工地“莆田民兵支前营”调到福州的。刚刚复刊的《福建文艺》(原名《刚风》)急需年轻编辑, 我1965年刚16岁就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代表大会, 又来自农村, 这好事就落在我头上了。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省委党校拜访还在学习的老乡——我曾与他通信却还未谋面的大名鼎鼎的郭风。见面后, 他十分热情地用本地话与我交谈, 勉励我好好学习, 在编辑和创作上做出一番成绩。谈话中, 我拿出“红霞”牌香烟递给郭风, 郭风笑道: “香烟抽不来, 我还是抽水烟过瘾。”于是一老一少在烟雾中讲了许多话, 令我没想到的是, 临走时, 他像对家里人说话那样对我说: “以后有空多到我家来坐坐, 我爱人喜欢有人来讲莆田话……”原来, 他夫人很喜欢老乡之间的来往, 不管

大小, 都有着共同的话题。用郭风的话讲: “每每谈起, 总能引动乡愁那根敏感神经。”

后来有一次, 郭风请我和几位同乡到他家品尝他夫人亲手做的一些地道莆田小吃。席间, 他曾感叹地对我说: “我的家庭一切都是由我爱人料理的, 买菜、做饭、洗衣, 而我几乎不会做什么。”随后他还提起, 大约是上世纪40年代初期, 他到永安、南平就读, 当时所得的稿费勉强维持学费, 因此家中一直由他的夫人和母亲支撑着, 但夫人和母亲仍尽力省吃俭用, 还不时托人携带食品来, 为他增加营养。正因为这样, 他才得以安心在外, 进行研读、写作。记得郭风还曾说到, 他下放到浦城深山, 他的夫人如何不畏艰辛料理家庭和照顾儿女的事。说着说着, 竟动了感情, 眼眶都有些发红了。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至今难忘。我当时所在的编辑部, 经常下乡举办改稿会。每年五六次, 少则半个月, 多则一个月。那些年, 郭风和我们一帮编辑几乎跑遍了全省。每到一地方, 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后, 郭风就会坐下写信, 向夫人报告平安到达的消息, 然后贴上邮票, 托我到附近邮局寄去, 其细心、体贴、周详,



季春/图

令我敬重不已。

说起来, 郭风夫人的一生, 可算是默默无闻却又一直为家庭默默奉献的一生。她是个有知识的女子, 与郭风结婚后, 便心甘情愿做一个家庭妇女, 数十年如一日, 任劳任怨, 毫不计较。郭风生前每每念及, 往往内疚甚深。郭风夫人去世五周年时, 郭风曾交给我一篇散文《致亡妇》, 在如泣如诉的文字中, 他表达了对夫人的深切悼念和动人心弦的情意。文章发表后, 曾传诵一时, 至今仍出版刊物加以收录。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这篇散文开头的一段: “我常常觉得你仍然在我的身边; 或者说, 我仍然在你的身旁。

我仍然觉得你时刻在勉励我, 例如, 此刻, 当我自己在书桌上整理文具时, 我似乎感到仍然有一双温暖的手, 一双因家务沉重显得粗糙的手, 在旁边帮助我; 我以为这不只是帮个忙, 这中间具有对我最亲切的勉励和体贴……我常常觉得我的心仍然在一起, 我们互相信任的、真挚的心一起跳动……”

与其说这是散文, 不如说是一首诗, 这是一个著名散文家和他夫人彼此间深切的爱和不尽思念的交响诗! 每当我重读这篇散文时, 如同当初那样, 仍执着相信并真切感受到郭风在边写边忆中泪水夺眶而出!

品茗, 大洋当茶盏——读《百年茶港》

郭志杰

要, 这一感知就超出了地域的界限, 形成一种特定的存在价值, 让世人分享——这就是茶, 我们视野中飘浮于水中的那一枚枚叶瓣串联与定位成的茶港。它连接着遥远的一方。正如黑格尔所说: “海洋, 连最微小的运动也把它后果一直传播到一切遥远的地方去。”或者说, 此岸的这双手与彼岸的那双手, 共同托举起大洋这杯茶盏。

茶, 这一自然的植物, 因为特定时空的演绎, 已构成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生存的空间离不开植物, 关系紧密的植物一旦构成可渗透、可开合的文化元素, 就超出了植物所赋予的那一特性。有句话叫茶香四溢, 这本书中溢出的却是世界性的时空概念。黑格尔说: “自然把观念种植在我们心里。”茶港却用吞吐的形态, 将茶文化这一观念推向世界。

作者为此投入了大量心力, 仅参考从唐至今的史料、书籍就达100多种, 涉及地方史、文史、坊

巷史、经商史、贸易史、经济史、海关史、航运史等。可以说, 这一枚叶瓣牵动的是整个社会乃至世界的神经。俗话说一叶知秋, 这一叶对应的却是飘落的季节。书中的这一叶阐述的远不止这一概念, 它产生的结局是一叶知秋, 历史浓缩于其中, 让时间细细品茗一枚叶瓣徐徐泡开的近代福州史。

充分的史料收集、整理与解读, 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作者有效地利用这一科学提供的视角, 从时间的纵向与空间的横向, 探讨福州茶港的起源、开埠、鼎盛以及与世界茶贸易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19世纪福州与西欧诸国的交往史、贸易史的梳理与归整, 以其不懈的努力弥补了福州史料中这方面的欠缺。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 当它作为一种商品向外输出之时, 文化必然依附其中, 紧随其后, 并作为一种可品茗的独特形态, 波及远。如日本茶道、英式红茶, 就是在这一东方树叶的影响下形成的异域文化与生活方式。茶一

旦上升到文化的标杆, 就不再受拘于一枚植物的单纯形貌, 它将涵盖茶道、茶书、茶画、茶学等, 涉及建筑、舞蹈、服饰、戏曲等综合性文化。在这本书中, 我们看到了这一必然的趋向, 这是作者从大量史料中挖掘整理与思考的结果。我们从这一探寻中看到茶文化、商贸文化、航运文化、坊巷文化乃至海洋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是个整体, 当文化彰显于这一整体的格局之中, 才变得脉络清晰、真实可感。因而, 我们自然从这本书中, 看到了更宏大的福州近代史图景的演绎。

本书还在附录部分, 介绍了福州茉莉花的简史, 尽管这一部分看上去相对独立, 在逻辑上并无直接的关联, 但在文化内涵上实则与这一主题藕断丝连, 难以分拆。这是福州茶走向世界的同时, 吸纳外来文化的必然凝结, 不分国界, 终将在碰撞中相互融合。茉莉花是从印度以及阿拉伯地区引进的植物品种, 乡人不仅广受喜爱, 大量种植, 并授之于

市花称号, 佩戴在三山胸襟, 并与福州茶联袂, 缔结出福州最具代表性的市茶——茉莉花茶。一种外来花卉, 竟然构成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文化符号, 让人们用不同的感官充分感受其独特的醇香气韵, 可见福州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包容性。

茶叶的种植有近6000年历史, 兴于唐盛于宋, 最初是作为一种饮品让贵族享受, 渐渐普及于民间, 并走向世界。现在茶的饮用, 还讲究高雅与仪式感, 这里面的最频繁的冲泡品茗, 品茗不仅仅是让人充分感受茶自身溢出的馥郁芬芳, 还有茶未知的一切。从某种角度上讲, 品茗实则也是一种探寻, 从味觉通向知觉。作者的探寻蕴涵于这一过程之中, 为茶的历史、茶与整个世界, 无疑是一部恢宏的大书。



百年茶港

由福州闽都文化研究会编纂、孟丰敏创作的《百年茶港》已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也是首部研究福州茶港的专著。

在我们生活的范畴, 被感知的物质实在太多, 难以计数, 但有的物质不仅被人感知, 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将不同国界的人类联结起来, 形成一种共同的需

我的援疆梦(外一首)

百川

那年的冬天我收拾行囊
带上一个梦想
告别亲爱的故乡来援疆
东海的波涛在我心头荡漾
榕城的明月照亮了奇台的夜空
我知道 银辉倾泻的土地也是故乡

鹰翔西天 跃马天山
飞起玉龙三百万
抒写古城壮丽篇章
一路走来 我们披荆斩棘
困难面前我们敢于担当
奉献的精神与孤烟同起
坚定的身影与戈壁相伴
我们手拉手心连心一起参与
参与这片土地的跨越发展
参与这座古城的再次辉煌
一起见证这片土地浩浩乎世纪重振
见证这座古城煊煊然千载一新

今天我们坐着飞机回到奇台故乡
看到了古城的巨变
握着亲人温暖的大手
才知道这不是梦乡
而是父老乡亲美好的家乡
游子归来
喜在四方其乐未央
心海激荡着幸福时光
我们手拉手心连心
憧憬未来走向远方

我还会常常梦回奇台故乡
江布拉克的圣泉在我心间流淌
碧流河的花儿在我心间绽放
我知道冰雪融化 就化成春天
两地拥抱同一个春天
榕奇友谊地久天长
永远向前方

【诗歌】



喜欢

我喜欢奇台的白云
常仰望天空 看它飘动
它是那么纯净 那么纯真 那么纯粹
仿佛那是我的灵魂天马行空驰骋万里

我喜欢奇台的暮色
援疆楼的海棠树
压枝头的海棠果是那么粉嫩
传递的是初生婴儿的肤色
总有一个围墙在守护
墙外一座座楼房正在崛起

我喜欢奇台江布拉克机场首航的阵阵铃声
那么远 又那么近
我喜欢宽阔的潺潺流水 袅袅炊烟
燕燕店的黄面烤肉
那么甜 又那么香
我喜欢金奇台赶路人的铮铮号角
那又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知道记忆的重影正在修补我
那么真 又那么美

(作者为福州第五批援疆干部)

闽清味道

梅春

闽清, 这座安静祥和的小城, 偎依在闽江之畔, 恰似一颗被岁月遗落的明珠。当第一缕晨光照耀在这片土地上, 大街小巷便弥漫起独特的味道。

糟菜的酸香是唤醒闽清人味蕾的先导。那酸, 并非寻常的酸涩, 而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醇厚与深沉。从鲜嫩的芥菜到坛中秘藏的糟菜, 是阳光、盐分与时间联手谱写的美味篇章。清晨时分, 一碗糟菜粉干端在手中, 热气升腾, 仿佛带着生活的温度。入口的瞬间, 糟菜的酸爽唤醒了每一个沉睡的细胞, 粉干的爽滑在齿间缠绕, 交织出一曲美妙的饮食交响乐。

橄榄, 那圆润而青绿的果实, 承载着闽清人的独特记忆。轻轻咬开, 初时的苦涩伴着微微的清甜, 在舌根处渐渐蔓延开来。正如人生的百味, 先苦而后甜。每逢闲暇时光, 在街头巷尾, 买上一袋橄榄, 与亲友一同分享, 笑声与橄榄的清香相融, 这便是闽清生活中最朴实的欢乐。

粉干, 看似平凡的食材, 在闽清人的手中却焕发出无尽的魅力。细腻粉干在滚开的水中欢腾跳跃, 恰如生活的激情澎湃。精心调配的佐料, 或是家常的猪油与葱花, 都能使其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主角。早晨, 它给予人们活力与希望; 夜晚, 它又化作温馨的慰藉, 安抚着疲惫的灵魂。

“草籽头炖猪脚”, 堪称闽清的味觉盛宴。草籽头的清新与猪脚的浓郁相互交融, 砂锅中小火慢炖, 炖煮出的是岁月静好的滋味。猪脚软糯, 胶原蛋白在舌尖融化, 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草籽头的芬芳则如同春风拂面, 带来清新之感。再蘸上那独特的豉下油, 咸鲜的滋味瞬间在口腔爆发, 让人陶醉其中。

而“池园柯豆腐”, 看似平常, 却蕴含着家的温暖。嫩白的豆腐在锅中翻滚, 与肉沫、香菇等食材相互拥抱, 成就了一锅平凡的美味。豆腐的入口即化, 汤汁的浓郁鲜美, 都让人仿佛回到了温暖的家中, 感受到了亲人的关爱与呵护。

走在闽清的老街古巷, 那袅袅升起的炊烟, 长辈们忙碌操持的身影, 都深深烙印在心底。每一道美食, 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一份深情。无论是与伙伴分享橄榄时的欢笑, 还是放学后品尝糟菜粉干时的满足, 又或是逢年过节围坐一起共享“草籽头炖猪脚”时的团圆氛围, 都成为了人生画卷中最珍贵的一笔。

【四季风物】



“上辈子我欠你的!”

汪春

时光影像机将我找回30年前。我家门前不远处有一条不到20米宽的小河, 清澈见底的河水不急不慢穿过一座小桥, 小桥是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地。

一个阳光和煦的早晨, 我如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向小桥奔去, 只是那天不比往常, 跑得特别快——因为我的妈妈在追着我跑, 不时从身后传来一声声刺耳的喊声。终于, 我在桥面很窄的小桥边放慢了脚步, 妈妈迫我不为别的, 就为了让我吃下一块天麻, 说是托人从遥远的新疆买回来, 吃了可以治头痛。可那味道实在太难闻了, 本来对食物就十分挑剔的我根本无法下咽, 我拔腿就跑, 没想到妈妈端着碗追了出来。

“快点, 把它吃下去!” 身材圆润的妈妈气喘吁吁。我拗不过妈妈, 任由她把那块天麻塞进了我嘴里, 我痛苦地咀嚼着, 妈呀, 简直比药还难吃。“啪”的一声, 我将口中的怪东西全部吐出。又是“啪”的一声, 还没来得及反应, 我稚嫩的脸庞又挨了一巴掌。“你知道这个有多贵吗, 多难买到吗? 你这个小东西, 太不听话了!” 妈妈气急败坏地骂道。

那一年, 我读小学3年级。那时的我体弱多病, 从我记忆起, 每天都与药罐碰面。我瘦弱的身躯时常引来不少人怜悯的眼神。“你的千金怎么面黄肌瘦啊, 是



季春/图

不是被你虐待了吗?”一位好事的阿姨与妈妈闲扯。“天啊, 你可别这样说, 什么好吃的都跟他弟弟抢, 哪个敢虐待他哦!” 妈妈眼睛瞪得老大, 她有些急了。

说妈妈偏心不是没有原因。她时常在聊天时, 毫不避讳地谈起生女儿会被人耻笑的理论, 所以她在生下我六年后如愿以偿地得到儿子, 我被冷落的感觉愈发强烈了。“你好幸福呀, 家有两千金!” 妈妈开店做布生意, 店铺常有人与妈妈攀谈。那天我放学经过妈妈店铺时, 又传来了熟悉的闲聊声。“哪里幸福喽, 就是两个拖油瓶嘛!” 我和妹妹居然是拖油瓶,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这也太伤我的心了, 我委屈地流着

眼泪。

妈妈13岁就跟着师傅学做衣服, 有一手裁剪服装的绝活, 在当地小有名气, 后来妈妈又做起了布生意。所以, 我经常能穿上妈妈为我缝制的各种新奇衣服。有一次, 妈妈让我穿上她精心设计的背带裙,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新款式, 我觉得穿着太耀眼, 与同学有距离感, 始终不愿意穿, 妈妈为此好生气: “看你穿得漂亮, 同学也会来买呀。”妈妈的话是那么不可爱, 她是想让我穿漂亮衣服, 还是让我做广告呢?

我经常服用难喝的中药调理肠胃, 每次服药都痛苦万分。有一天, 妈妈带回了一大袋的饼干, 当年那可口的加工饼干已是美

食, 吃饼干自然也有一种满当当的幸福感, 我们三姐弟开心地跳了起来。正当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饼干时, 妈妈发话了: “这饼干里面有中药, 是给姐姐治疗肠胃的, 看她吃药太难受了, 就把药磨成粉放进饼干, 但吃不出药的味道, 你们两个不许吃姐姐的饼干。”我独自享受着美味, 享受着妈妈的偏爱, 对妈妈的误解开始有了释怀。

妈妈经常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去批发城进货, 有一次我嚷嚷着要跟她去进货。坐在铺着稻草的敞篷货车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后, 妈妈笑着调侃我: “以为跟出来很好玩, 现在后悔了吧, 让你体会一下, 看你妈有多辛苦。”到了目的地, 我和一起进货的大人们就在车斗里打着盹,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我终于朦朦胧胧了。妈妈带着我来到丰盛诱人的早餐铺前, 让我随便挑好吃的, 她却连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 说她不饿, 随后便拿起硕大的麻袋麻利地冲到我那个批发店里。我只得屁颠屁颠地跟在妈妈身后, 只见她精神饱满, 兴奋地挑选着货物, 任由汗水浸湿了头发和衣裳, 矮小的身体扛着一包包货物飞快地穿梭着。

折腾了一个上午, 忙差不多过了午饭时间, 妈妈赶紧带我去吃面, 她在我的碗里加了好多肉和鸡蛋, 自己只吃了一碗清汤面。

“不认真读书, 以后就跟我一样来吃苦。”妈妈一边吃一边教育我。

多年后我远嫁福建, 妈妈每年都千里迢迢来看我, 每次到车站接她, 我总能远远地认出那件穿了多年不舍得扔的外套, 还有那几大行李箱满满的我爱吃的家乡特产。“我才几岁的时候, 你的外婆就死了……女人要自强自立靠自己的双手……”每次妈妈打电话都唠叨着我早已倒背如流的台词, 我心不在焉地敷衍着妈妈。

30年后, 我已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当我理解了作为妈妈为孩子所付出的艰辛时, 我的妈妈已是满头白发; 我明白了她追着喂我天麻时的心急如焚, 更理解了她打我一巴掌的痛心; 我心疼母亲只顾着给我买早餐却自己挨饿也舍不得多花一分钱; 我读懂了她全部的胸怀, 更感受到了她含蓄而沉甸甸的爱。

“上辈子我欠你的!” 这是妈妈以前生气时最爱说的话。

母亲节那天, 我打电话给妈妈: “妈妈, 下辈子我要做你的妈妈!”

“乱说话!” 妈妈疑惑道。“这辈子我欠你的, 妈妈……” 电话那头, 许久, 妈妈没有说话。

